

泰西新史攬要

一
函七冊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年來大事記

初名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

英國

馬繼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英國

教化

第一節
教化之貴

亘古以來、變化世界之大經大法、惟有廣行教術、斯爲無上上等、歐洲
歷代、雖已設教、乃至此百年間、而更臻極盛、當教會士人、初到遠方傳
道之時、歐人多藐視之、謂以區區一小會、而欲變化諸大邦、多見其不
知量耳、其不甚崇信者、則視爲無足重輕、任教士之或去或留、不之顧
問、豈知大德之士、傑出於真積力久之餘、彼此皆不謀而合、不約而同、
甲會出一二人、乙會出二三人、或往印度、或往中華、到華之第一教士名曰瑪利孫共傳
教旨、誰命之、一千八百年前救世主命之也、既命傳教於萬國、雖拜神
者人多於鯽、隨在宜剴勸改歸天地之主宰、以了仔肩、是以之數人束

第二節
教化之阻

裝而出、心念萬國中、雖有或信或不信之殊、而終必有相率歸依主宰之一日、噫、似此絕無僅有之宏願、豈近百年來諸大事、所能比擬哉、夫以上天之心、種於人心、此真教會絕大事業也、外此卽有化民成俗之良法、舉不能望其項背、況乎積年累載、果能奉行不倦、世界獲無窮之益、尙非目前之所可比乎、

英國教會中人、初定傳教遠方之主見、告之衆人、皆掩耳而不欲聞、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乾隆六年蘇格蘭教會中、有數善士、決計撥捐公款、以

助人傳教於遠國、會衆皆謂、我徒衍教法之真傳、自是分所當爲之事、然數萬里梯山航海、未免駭人聽聞、且有一人、笑之以鼻、謂之數人侈口而談、有類於熱病發狂、其所壇場者、大言不慙耳、豈能擔當大事哉、又有一人曰、此種驚天動地事業、非圓顱方趾之倫、所能希冀、苟欲行

第三節
賈利至印
度設教

之、必求諸天、庶乎其可、又有一人曰、儻國會科捐、以助遠遊之費、恐有礙於國是、總之持駁議者、十人而九、事遂寢、哈騰者、蘇格蘭富室也、樂善不倦、聞數善士之說、獨居深念、輾轉經年、慨然曰、傳教遠方、天有顯命、若因人之多言而裹足、何以立人世、且何以副天心哉、遂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檢其財產、盡鬻於人、挈同志之二友、囊金襖被、徑往印度、先具稟於英國駐印大商局、請俯准在印度行道、大商局不許、

傳教遠國之意、本非起於蘇格蘭教會、英倫賚賜德府浸禮會、今在中華又名復元

會

小禮拜堂教士賈利、篤信少年也、幼時家甚貧窶、欲讀聖經、而爲教

士、其父母無以供束脩、乃先學爲鞦工、博得蠅頭、節衣縮食、而以其餘力讀書、賈利質本聰明、而又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曾不數年、聲譽漸著、卽有人延之課讀其子弟、賈利於臯比坐擁之餘、仍肆志於簡編、踰

年升爲講堂教授、能聚浸禮會中人、循循善誘、而心中常如有所失、默念天地萬物、皆造化主宰而安排之、乃離英、竊遠諸國、共向諸神、竭誠膜拜、無異敬天、是不以主宰爲主也、國有二王、必多艱脆、世有二主、其奈之何、久而久之、結念日深、遂恒覺有天命之諄諄、以遠適異國爲當務之急、然猶豫者垂十年、邁征之志、徒殷夢想、閒嘗以其意、商諸浸禮會中友人、友人聞所未聞、遂皆嗤爲染有心疾、不知賈利之心既定、不特百折不回、且教授生徒之際、益復剴切敷陳、一若天下事、無有再急於此也者、又念本會諸友、雖不信吾言、他會必有同志、旋著一書、述明本意、到處分貽、於是漸有人稱其所論、極合於理者、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有與賈利志同道合之數友、聚會於克德林府之會堂、創立勸化萬國歸主會、查法國拿破崙皇、擾亂歐洲二十年、此爲絕大之禍、

不意區區數寒士、先拿坡崙而造絕大之福、奇哉、會既立矣、宜籌經費、數寒士竭囊底之智、合成英金十三鎊有奇、以尋常市價計之、約合華銀五十二兩有奇、旋立

浸禮敎化會、爲傳敎遠方之鼻祖、今會中每年入息、多至五萬鎊、合華銀二十萬、

賈利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平、按此麥懇西先生著書時之數、今吾輩譯書時相距僅五六年、已增至每年入息七

萬五千鎊矣、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賈利附舟而往印度、實爲浸

禮會中、往遠方傳道之第一敎士、又在哈騰破產遠遊之先、印度英大

商局聞之、遽下逐客令、賈利正在惆悵之際、印度有屬邑、曰隔辣苦忒

者、丹麥國人、於此租得一隅地、諸事由丹官執掌、按此如英法美諸國在中國之天津上海等處設立租界

相似、既聞賈利遠來、因謂、敎化民人、其意至善、何故不容、遂特許賈利

居其租界、英大商局無可如何也、賈利得所棲止、則大喜、或疑英印相

去數萬里、言語不通、彼此格磔鉤輦、豈能默喻、不知賈利天性好學、其

爲鞫工時、已通數國方言、居印之日無幾、又通印度本加利省之語言文字、卽取聖經、譯作印文、惟印度一國、有數十種語言文字、彼此絕不相同、不若中國各省、土音雖異、而徧地同文也、欲教印人、誠非易事、乃賈利苦心孤詣、於二十年之中、與同教數友、譯出印文聖經、凡二十一種、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道光五年歐美二洲大教會、已各訂立規模、會中諸友、旣抱教化五洲萬國之宏願、皆謂、茲事體大、幾有窮年莫究、累世莫殫之勢、然使半途而廢、不免大負初心、於是各在本國、別立書院、請好善之士、入內讀書、俟其所學有成、分往各國、闡揚至理、至遠遊之費、皆由耶穌教會中、陸續捐金、歲取其息、以供支用、○近來舊約新約各書、不但各大國文字、無不全備、甚至從無文字之各荒島、亦爲按其土音、創

造文字、以合經文、而教士足跡所到、又必著一同文字典、及作文法程、以便後學、後之欲傳教於其國者、篋中儲有此書、絕不虞其扞格矣。○
教士初往一國、往往備嘗艱險、或更因之而喪命、然其志終不稍衰、雖如坎拿大苦寒之境、赤道下酷熱之鄉、與夫印度國全境、阿非利加洲南角各土人、太平洋中西印度黑人、雖人極蠻悍而無禮、地極寒暑之不調、亦皆有傳教之士、託跡其間、蓋謂若輩習於爲惡、以無導之爲善者耳、我輩惟竭誠盡瘁、以與之更始、彼各國互相吞併之心、必漸變而相助相友、以共學仁愛之天心也、及英國與中國立通商之和約、教會中人、卽有至中國者、旣而至日本國、又至阿非利加洲西岸數海口、教化無知之黑人、總之基督教所至之處、必教之以有益之事、其大有益於人者、在此、英國派出之教士、約一千人、每年需英金六十萬鎊、合華銀二

第五節
教化效驗

百四十萬兩。德法等國派出教士四百人，年費英金十二萬鎊左右。美國五百五十人，年費英金三十萬鎊。統共耶穌教教士之分往遠方各國，以教人爲善者，約及二千人。教會年費英金約一百萬鎊。按此二十年前事，今人數銀數殆加一倍不止矣。其心務欲使普天之下，無一不受教化之益而後已。其事之大，直與地球相埒。然辦此大事者，僅此二千人。但觀其外，似覺不敷分布也。

欲教萬國之人，使之同歸一真主宰，而彼此相待如弟兄，實爲天下大莫與京之事。非一時可告成功。故自賈利哈騰諸人創始以來，將及百年，不過樹之根莖耳。然觀其所作之事，關繫於後來者，良非淺眇。則百年以來，不可謂爲過久。試以南太平洋中之哈唯島。即華人稱爲檀香山者。言之，距赤道度數不甚遠，由哈唯而南，凡海程一萬五百里中，海島星羅碁

布多至不可紀極、然卽哈唯一島、歐洲人亦初未知之也、一千七百七

十八年、

乾隆四
十三年

英人苛刻、乘坐兵船、往探南洋羣島、甫至哈唯、卽爲島

人所戕、但哈唯島卽檀香山之水土、美至不可勝言、默坐思之、直如世
外桃源、令人神往、島民環山而居、其村莊之外、有樹名曰饅首、採饅首
而食之、卽已果腹、無取乎耕稼之勞也、又有樹名苦、苦上生勒物、如果
果中有甜水、吸之已消渴、吻無藉乎鑿井抱甕之力也、苦樹之皮可績
以爲綫、則漚麻漚管之詩、可從刪矣、其枝可編成小籃、又可爲釣魚竿、
則斷竹續竹之歌、可無作矣、其枝連葉可代瓦片、以蔽房屋、不愁風雨
之漂搖、則陶旒一業、可無習矣、有草曰酒草、其根有酒味、食之令人醺
然如醉、則劉伶畢卓一流、可莫漫愁沽矣、果中之柑、花中之吉貝、茗中
之架啡、俱極暢茂、直可不煩經理、而屢慶豐收、又有漆樹、顏料樹、以粘

膠而染色、海中之魚、其鮮可食、彼場師漁父諸人、可安坐而食矣、而又山明水秀、足以怡人情志、悅人魂魄、此種世界、誠使居其中者、與人無求、與世無爭、天下而無神仙也、天下而有神仙、當亦不過如是之樂耳、乃世情顛倒、竟舉洞天福地之勝境、畀披毛帶角之蠢奴、常苛刻之甫到也、但見島中人、捕魚屠狗而生啖之、掘地得酒草根、入口大嚼、遂終日在醉鄉中、當祭神時、擒其平日之仇人、殺之以實鼎俎、幾若習爲故常、而不之怪、此飲食之惡劣也、若夫男女之事、亦人生大欲所存、乃島人不知夫婦一倫爲何物、混亂錯雜、任意淫媾、分毫不知羞愧、直與禽獸無殊、故島中婦女、懷孕生子、不知孰爲其父、而其最毒之俗、不論子女、僅三人而留其一、其更有所生者、孩甫墮地、卽喀而死之、或生埋之、此男女之惡劣也、島中人既可事事不勞而獲、則豐衣足食、飽煖而思

淫慾、或亦事理之常、豈有不飢不寒、而尙起盜心者、乃島中人貪心孔熾、竊盜成風、苛刻之兵船、泊於海口、被竊他物、情尙可原、不圖船底所釘之銅皮、及其鐵釘、亦被全行擄去、其他荒謬之狀、大率類此、而島中生齒、則緣三丁留一之故、亦復年少一年矣、○檀香山既與他國通往來、數年之後、自知昔日所奉之教、全不足恃、島王下令曰、本島中歷代所奉之神、今悉不可崇奉、遂投無數神像於海、神廟亦悉毀之、自今以往、毋許殺人以祭神、犯者罪不赦、於是舊教全廢、但迄無新教以彌其缺、其時島中人、竟似絕無教化也者、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美國撥思登府教化會、派數教士、乘坐夾板船、而至哈唯島、島王款接甚殷、惜王年少嗜酒、猝不能偕之大道耳、惟數教士已幸見容、先學其島之語言、繼乃不憚口齒之勞、以教島人、島人本不知文字爲何物、而島王忽

發讀書之興、教士卽爲其師傅、島人聞風興起、亦來求教、負笈者日衆、又閱數年、島王令島民每閱七日、必停工作一日、以學道而行善、於是漸有人知受禮、知入教、島中有一會長、生平以戰鬪爲樂、殺人如兒戲、際此得聆教士之訓、痛自懊悔、卽日亦隨衆受禮、而爲基督教中人、夫以酷嗜殺人之會長、亦知悔過遷善、尙有何人、不堪就範、教事由此日繁、初往之數教士、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美國教會知之、更派數人前往、相助爲理、遂造禮拜堂、設學塾、知無不爲、爲無不盡、回憶互鄉俗惡、曾幾何時、而全島之人、皆入道矣、夫婦之大倫立矣、禁酒會亦徧於島中矣、島人三分之一、皆入塾讀書矣、蓋前後相距、凡二十年、雖歷代相沿之敝俗、閒或有潛自守之者、改革良非易易、然究竟自新之人、多於洗心革面之人、是以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各有循規蹈矩之心、自無

作奸犯科之事、况又能各勤職業、絕少貪喫懶做之人、始歎造物多情、不任山水清淑果窳繁殖之鄉、終淪於倮蟲之齷齪也、既而入塾之讀書種子、能向書室中購取書籍、以教其幼子童孫、愚夫俗婦、美教會中人咸謂、而今而後、島中人可以自相教授、吾事畢矣、可告無罪於昊穹矣、試爲屈指計之、蓋自教士入島、以至此日、僅五十年耳、所糜之金錢、僅二十五萬鎊耳、夫以二十五萬鎊之英金、製造一兵艦、尙憊然嫌其不足、而之以之教化檀香山全島、竟沛然其有餘、則信乎教化之可貴也、

○檀香山人、向僅知全島之中、惟王爲貴、王之政教號令、不敢不從、若有人語以舊法之宜改、則皆掩耳而走、救世教

按西教有耶穌天主之分而總名之曰基督教亦曰救世教又有復原教者則耶穌教中諸善士所新立者也

中人既至、爲之改政事、立法度、仿泰西議院之制、以定規模、務使他日不能驟廢而後已、檀香山王所屬各地、本有酋

長以分治之、教士又創爲聚議王都之法、聚各地酋長、每年商議國事一次、初聚時、王必頒發手諭、聲明是年應辦諸事、俾衆議其可否、然後照行、教士旋又代造國律、無論君民上下、皆奉以爲準繩、王更降諭畧言、繼自今、本島一切政事、不穀惟按律而行、無稍徇越、汝等民人、若不以身試法、永無懼人擾害之一日、於是治國之法胥定、卽教人之法亦定、各地皆立教堂學塾、悉仿泰西諸國章程、甚至泰西人創造新法、不許他人仿造之禁、亦復援照辦理、則其他可知矣、○檀島雖產棉花、而質不甚佳、教士給以花種、而教以樹藝之法、花旣成熟、則教以紡織之法、此爲衣被蒼生計也、島中地土、頗宜種植甘蔗、而人皆不解製糖、教士亦教之、以溥美利、島人無禮貌、則教之以謙遜和藹、漸革澆風、繼更教以修橋補路之善政、繼又教以設立報館之良規、繼且徧教以百工

之技藝、於是區區一小島、亦可與諸大國通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

六

年進島客貨、計值英金四十萬鎊、

尋常約合華銀一百六十萬兩

出島土貨、如糖、如架啡、

如藕粉、如木植、如牛肉牛皮之類、共值英金五十萬鎊、嗣後更益繁興、至國家度支所出、年需英金十萬鎊、本尙多所匱乏、豈有餘資、以振興國是、及一應新法、乃籌借國債於他國、凡得二萬五千鎊、始得暢所欲言、爲島中人亦咸知奉令承教之可樂、說者謂、似此絕好地脈、絕好風景、若使救世教中人裹足不至、則何以各迪新知、而各滌舊習哉、且救世教既至、治國有法、庶事不虞叢脞、而慶振興、又能去殺勝殘、使小民得享太平之福、於是昔日窮凶極惡、與禽獸奚擇之狹徒、盡變而爲敬天愛人、彼此相助、且與他國聯爲兄弟之善士、則信乎教化之難能而可貴也、○南非洲土人、種類甚多、有曰鼈邱鴉拿者、秉性則凶悍無匹、作

事則乖張絕倫、而又喜與人鬪、以殺人爲樂事、遠人遊歷至此、恒遭毒害、雖有土產、絕不願與他國通商、且歷代未聞教化、不知敬天、不知愛人、亦不知身後之有報應、徒以狠戾相恣肆、而輒自誇其能、當泰西初創教化會之時、倫敦會友、特請慕法教士、偕同志者數輩、往教鼈邱鴉拿人、小住經年、幸免戕賊、然無一人樂從其教、慕法等聒而與之語、仍如風過耳邊、毫不加以體察、勸之入禮拜堂、靜聽宣講、衆更悉力拒之、慕法等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有一人、入堂聽講、慕法贈以吸食之黃煙、其人大喜而去、傳述於衆、來者漸多、然皆爲吸煙而來、旣無禮貌、豈肯就教中之範圍、慕法等舌敝唇焦、宣揚至德要道、而衆人則視以爲演說故事、教堂一如劇場、冥頑不靈、已可浩歎、慕法等携往菜子、種於後圃、菜苗新茁、葱蔚可觀、若輩乘招之使來之隙、盡數剪竊而去、慕法